春風化雨

落葉・結業

●佛學院結業典禮 悟師父開示

●見曦記

在今天結業典禮上，我最想說的是：感謝大家！因爲，只有院長一個人，絕不能成就今日的碩果。正如你們剛才鼓掌時，是用兩隻手，一隻手是絕對拍不出音聲的。回顧我們修學的途程，不也是如此？不論是哭著、笑著，或著跑、跳著過來，一樣要藉著相互的努力，彼此的體諒、布施，才能順利的成長。

這幾天，乃至從清晨到現在說話的前一刻，我一直在思考什麼是「結業」？我四處尋找：漫步到菜園，摘了幾朵青花菜，回來也到你們洗碗的地方去，前幾天我還上樓看了大家的結業展，又到洗衣場看幾位同修洗衣服，也有的在編輯室裏認眞的審稿，……連續幾天，我一直在尋找什麼是「結業」？但結果什麼也沒找到，我確實找不到！

儘管祇園講堂的桌上、牆上掛滿著大家的成果，正面來說，它的呈現，刻劃著一段時間的起點和終點——將某段期間已設定的課程，安排的生活秩序、學習項目、學習方法，所做的事情包括教理的研學、行門的修持、生活執作各方面，從個人修學歷程、人際與社會關係的角度，整理成統計表、圖片、書册，公諸大衆，進而也讓每位參與者在這當中學著去回顧檢討，加以改進。然而，就現在而言，結業是修學里程的一個段落，是今天以前所累積的刻痕，你能說那些成果展就是你們的「結業」嗎？

我一路尋思，踏遍寺裏的每一個角落，最後我走到龍眼樹下，拾起幾片枯葉，突然，它觸發我苦索難解的思緒——它們不就是結業嗎？

當大家看到落葉時，或許你會感慨、喟嘆時光的流逝，但是，雖然它是已經枯黃掉的葉子，它的生命卻曾經在樹上燦爛過。它與樹是一體的，翠綠時，彷彿煥發著樹的生命力，然而當它飄落時，這一榮一枯之間該如何作解釋？是時序的流逝？大自然的無常變幻？還是成長的表徵——生命如何來解說這一切呢？

從褪去了嫩綠的落葉來看，樹似乎減少了什麼，但從另一端枝幹上吐出的新芽來看，樹可曾損失了什麼？如果它仍是那麼完整而連續，那你又怎麼來詮釋它？

若說剝落是生命軌跡中前後時序更替的必然現象，它代表時間的劃定，值得慶幸的是它一直在成長，而成長的當下，一定有新、有舊，有生、有死，有蛻變也有延續，這些都是生命現象本然如是。我們不必在樹葉的枯榮中去歡喜、得意，或是哀悼、傷感。我們儘可在一個生命接著一個生命的生長剝落、剝落成長中去爲自己、爲人群、爲大社會思考，從中自我安排，規劃人生成長的路程，學著接受一切可能發生的情況。至於它是得、是失、是成、是敗，這就端看個人如何去賦予它意義和價值了。

因此，我們不妨再一次去審視我們的成果展覽，面對著這些成果，我們再思考：我儲備了什麼？我缺少了什麼？……如果它可以喚醒我們再學習、再作設想的話，那何妨藉此理一理自己，在緣起的因果法中，重新再出發、再努力！因爲在無明、愛染未斷，本具光明心性未圓滿之前，我們是何其不足！

當然，我們也不妨把這幾片葉子收藏起來，畢竟在學習過程中，如果沒有這些點點滴滴成果的累積，我們又如何來詮顯自己曾有過的成長和努力？但是你不要太自得、太歡喜，或過於沮喪、失望，因爲生命的路途還很遙遠，永遠永遠都會有新的落葉、新的綠葉——這就是今天結業典禮上，我要說的幾句話。

崇行錄

令宗比丘尼傳

●見雍譯

□家遭劫難 倖得全身

東晉令宗尼師，俗姓滿（以下簡稱滿女），誕生於山東省高平縣金鄉，孩提時即非常聰慧，頗得鄰里親友的稱讚。

當時正逢五胡亂華，動盪不安、舉世沸騰的時代，外患頻仍，盜賊四起，賊禍的洗禮連滿女的家鄉也難逃浩劫，在不幸的際遇中，她和許多同鄉女子成了胡人的囊中物，飽受凌辱、威逼，如牛馬似般的驅策，求生不得、求死不能，滿女忍無可忍，只好屈意服從，但內心卻一直至誠懇切地默禱佛、法、僧三寶，並持誦觀世音菩薩普門品，祈求諸佛菩薩，讓她能早日解除災難，脫離賊窟。

一日，她突然心生一計，將自己的眉毛全部拔除，爲的是假託身體已經染患惡疾，致使眉毛悉數掉落，請求賊人釋放她出外就醫，免得傳染他人，經過多次的苦苦申訴，終於得償所願。

□靈鹿指津 捨俗糟行

虎口餘生的她，脫離賊窟，深怕賊人又追了上來，她加緊腳步，直往南方奔逃，誰知一出河北高邑縣時，竟發現賊人已隨後追趕而來，眼看後面胡人愈來愈逼近，而前面的路還很遙遠，驚惶失措之際，突見前方有片樹林，她加緊腳步奮勇向前，毫不思索地攀上一棵大樹，躲了起來。

不久，追捕的胡人隨後趕到，滿女躲在樹幹上，望著下面四處搜尋的賊群，心想：只要稍有聲響，影子就會被他們發現，這時的她，屏住了呼吸，摒除一切妄念，專心一意地稱念佛名，懇切默禱：「願佛慈悲護佑，助我脫離賊掌。」許是誠心的感應，賊人雖然地毯式地搜索，却始終將注意力放在前方，而不會抬頭往上尋覓。眼見找偏了整座樹林，都不見絲毫人影，賊人只好離開了樹林。

看著賊人漸漸走遠，滿女才稍稍回神，却覺得呼吸急促，汗水直流，兩條腿也不聽使喚了。好不容易她循著樹幹回到地面，饑腸轆轆的作響，但恐懼賊人再度出現，她再也不敢進入村落乞食，趕緊循著偏僻的山徑既匍伏又蹉跌地、一心一意奔向歸程。

這樣晝夜不停地趕路，直到第二天日暮時分，才抵達黃河渡口——孟津，放眼望去，只見一片遼濶黃濁的河水，滾滾的波濤洶湧推進，在月光下既不見船筏，只有孤零零的身影挾著身後蕭颯的草木。惶惶、憂懼，無計可施，無路可逃，串串的淚水滲着河水，她想：「九死一生來到這裏，難道就這樣束手待斃？」轉個念頭又想：「人間天地沒有容我之處，只有死路一條，祈求佛菩薩告訴我怎麼辦？」她跪在河岸上，泣血地稱念三寶，在稱念三寶洪名聲中，明月已悄悄升上東山，瞬間，眼前忽然出現一隻白鹿，壯碩潔白的身軀在月光下閃閃發亮，只見牠悠游地縱身往前一躍，便順著河涉水而下，奇妙的事情發生了，只見沙嘆飛揚，竟不見半點波瀾，滿女見此奇狀，內心驚異非常，即尾隨著白鹿後面往前走，說也奇怪，明明是踩在水上，却像在陸上行走般平坦自如，上了岸，衣服竟沒有沾溼，最後終於安然抵達家門。

驚魂甫定，回想一路所遭遇的種種厄難與情景，若不是三寶神通顯祐，那能化險爲夷，平安歸來，於是她跪在佛前許願，願從此捨俗出家，因爲浩刼後的餘生，是佛菩薩給予的，她願爲救度苦難的衆生廣做一切佛事，完全奉獻佛門。

出家後的滿女——令宗尼師，由於歷經戰禍烽火的生離死別，親嚐人性的威逼陷害，深刻的體會和印證，人生的有限，因此她肯定追求生命中眞正的眞實和永恆，爲苦難的衆生尋求一條清明的出路，她化悲憤爲一股堅毅的願力，每日不但精勤修學佛法、戒行莊嚴，且專心致志遍覽群經典籍，不論任何奧隱的經義，都能深契法義，得到其中玄妙的旨趣。

□仁聲遠被 施恩濟乏

法師精勤的苦修，道行高遠的風範，逐漸地被傳揚着，不但是遠近的僧俗感佩，就連東晉孝武帝，在京城也耳聞了，立刻下詔書向法師致意。

古人說：「大戰之後必有凶年」，此時的東晉國勢危盪，民不聊生，而胡人依舊不斷侵擾，烽火瀰漫，無數蒼生因經年累月的爭戰摧殘，原來安樂的家園，賴以維生的田產耕稼都被砲火夷爲廢墟、流離失所、困死溝壑，哀鴻遍野。

法師深感娑婆的苦難，不忍衆生陷於塗炭，於是將所有的財物傾囊而出，賑濟貧困災黎，自己則過着四處遊化行乞的生活，而且法師所行之處相當遼濶，途中不畏叢山峻嶺、江壑河塹的險阻，皆將行化所得，隨貧民所需方便地給予濟助、撫卹。

雖然法師時常忍受饑餓，過着勤儉刻苦，淡泊的出家生活，以致容貌憔悴、形體枯槁，但只要見到貧民臉上因得到救濟、安慰所流露出的信念和滿懷希望的曙光，一切的疲憊困苦，法師也就甘之如飴了。

□亂世卓然 顯瑞極樂

南飛的雁語，劃破了空際，看不見雲深，話蒼天遼濶。……日子在動亂、嘶殺、逃亡中推移着，欲留不可留，欲住無從住。就在法師七十五歲那年，一日早晨，她忽然召集弟子們到榻前，只見她枯槁幾不成人形的身體，躺在床上，雙目半闔，面帶微笑地述說自己昨晚的夢境：「我見到了一座彷彿如須彌山般峻拔的峯岳，聳入雲霄、上與天連，高大非常、秀逸絕倫，周圍的珍寶玉石，發射出燦爛如太陽般的絢麗光芒，山谷中不時傳來和穆的梵音，鏗鏘的法鼓和着虛空中鳥繞的香雲，飄送來陣陣的栴檀芳香。」

說完，突然兩眼張開，炯炯有神地注視大衆好一會兒，一位弟子道津說道：「那是極樂世界吧！」……話尚未完，法師已安然示寂了。

答問戒學

（上接第一版）

，人們往往爲其封神，供奉其牌位或塑像，因爲他們在世便有異於常人的能力，死後人們更將他們予以神化，認爲具有超絕神秘的力量。從好的方面來說，是表示追悼、緬懷的心意，成爲世人精神典範的寄託，若從另一面而言，可以幫助人在現世上得到某種利益，因此有關帝君、文昌帝君、媽祖娘娘、城隍爺、哪吒太子……等家喻戶曉的神明。

此外，也有等而下之的。如有人家裡死了個小孩，托夢他要做陳靖姑、哪吒太子……等鬼神，要人奉祀他，這樣家裡的人也把他奉爲神，乃至近來因「大家樂」的瘋狂而流行什麼石頭公、樹神、土地公……，種類及名目之多，已經到了令人瞠目結舌的地步。可惜的是，一般民衆的心理是「遇廟即入，逢神就拜」，但拜的是什麼神？他的功德、教義是什麼？我們要向他學什麼？……却一無所知。

在佛教的教義裡，神是介於天與鬼之間的，福大的鬼就是神，天的屬從往往也是神。鬼則根據他們的福德分爲多財鬼、少財鬼、餓鬼等，其中多財鬼雖是鬼道衆生，但較有威德可享受較多的飲食，這就是民間所崇拜信仰的神。

另外在佛經中經常提到的鬼神是天神、龍神、夜叉、阿修羅、迦樓羅、緊那羅、摩睺羅伽，這當中有善神，也有惡神，皈依三寶，自然會受到善神的守護；又發心受戒的人，只要受持任何一條戒，便有五位護法神同來護持，使受戒的人能免除障礙，身心得到清涼、吉祥。

因此，做爲一個正信的佛教徒，不應該再皈依其他鬼神，但對鬼神仍然要恭敬問訊。既已供奉佛菩薩聖像，對一般的神像也不能隨意丟棄、毀壞，如果情況允許，可將他們請到神廟去供奉，若是因緣不具足，則神案上，應以佛菩薩爲主位，神像爲副，視之爲護法神，恭敬問訊即可。